



B3X47/07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

[] 阿·利哈诺夫 · 叶锐明 译 · 重庆出版社

SHANLIANG DE
YUANWANG

善良的愿望

善良的愿望

[苏联]阿·利哈诺夫 著

叶 锐 明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АЛЬБЕРТ ЛИХАНОВ
ВЛАГНЕ НАМЕРЕНИЯ
“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81 №9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乔楠

〔苏〕阿·利哈诺夫著 叶锐明译

善 良 的 愿 望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32千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66-0442-4/I·85

书号：10114·363 定价：1.80元

又失眠了。

通阳台的门敞开着，稠李闷人的花香不断涌进房来。也许，我睡不着觉是因为这花香？该起来一下，把门掩上，但我的手臂不能动弹。我仿佛给上了麻醉药，失去了活动能力。头脑倒很清晰，跟早晨一样，可身体却像注满了什么重东西，沉甸甸的，别说胳膊，就是动动手指头也不行。

我住在二楼，从前有个时候——就在不久以前！——我曾耽于幻想，渴望栽种在屋旁的稠李插条快快长高，长得和我的阳台一样高。那时，春天一到，花儿便会直接在窗前开放，就像是花园踮起了脚尖在窥视我独居的禅室。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但我并不觉得高兴。稠李香气醉人，叫人无法入睡。

不过，这全是些蠢话，稠李花和失眠毫不相干。

微风拂动透明的薄纱窗帘，把一阵阵馥郁的花香送进房来。

我恍若沐浴在花香的波浪里。

我对自己说：尽情地享受吧，这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现在你的希望实现了。享受吧，睡吧，进入奇幻梦境的一切条件均已具备：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稠李花香，你在梦中见到的只会是奇妙的童话境界。

然而，童话没有出现。

我用臂肘支撑起身体，睁大眼睛望着飘忽不定的六月的朦胧，望着白茫茫的北方之夜，竭力想看清楚窗外稠李的花枝。模糊的树影在阳台旁摇曳。我知道，稠李的枝条已缀满一串串白色的花团。

我放开胸怀深深地呼吸，感觉到血液在涌上两鬓。明天，我将度过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准确点说，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

我的班的毕业晚会。

我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我的赎罪。这一点，知道的只有不多几个人。

我的誓言实现之日。对此，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

只剩一天了。再加这个夜晚。

二

我是十年前到这所寄宿学校来的。来到这里几近偶然。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偶然都包含着自己的规律……

八月初，妈妈突然发生血管梗塞，我给市教育局拍了一份经医生证明的电报，留了下来照顾她。

我那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不论是妈妈还是姐姐奥莉加、哥哥谢尔盖都不需要我。从我得到派遣证那天起，他们三个人以妈妈为首，整个春天和夏天一直在生我的气。

照说，不应该讲母亲的坏话，我也不讲，虽然在事隔十年的今天我对很多事情已经清楚。在这些年里，我好像清醒过来了。过去，我身上像是有种喝醉了酒一般的年轻人的迷糊劲儿在游荡，但在尖利的角上撞那么一次两次之后，什么东西都变得更加清楚，更为现实了。妈妈也变得更加现实了——她的观点。

可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我照顾妈妈，日日夜夜在医院里陪伴她，和我一起陪坐在病床边的必定还有奥莉加或谢尔盖，或谢尔盖的妻子塔吉娅娜，他们在服侍妈妈的时候，总是做出那么一副

样子，仿佛旁边根本没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我尽量不去计较这些，但是，如果你刚从大学毕业，而你的长者和亲人却像预先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指责你，而且还是傲慢地、带着不屑的神情指责你，说什么年轻人应该感激地聆听他们的忠告，而不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应该趁还有人（快说声谢谢吧！）向你提供自己的经验时汲取别人的经验，并照普遍遵循的惯例开始生活，而不是像你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对他们的表现熟视无睹，那真是谈何容易！

这是一场由妈妈开头的默默无声的争论。

一般地说，妈妈是个很喜欢发号施令的人。那时候我觉得她根本不爱我。对她来说，她自己脑子里出现的一些古里古怪的念头总比我的意愿重要。她压抑着我。不是几天，几小时，而是一贯如此。现在，我的看法完全变了。妈妈是爱我的。说不定比爱奥莉加和谢尔盖更爱，要知道，我最小，是她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只不过她的爱是一种威风凛凛的爱罢了。如同她本人一样威风凛凛。

妈妈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态度常常令人感到奇怪。她甚至在明显错了的时候，说起话来也依然是用那种信心十足的命令口吻，而且从来不肯承认错误。

“奥莉娅，隔壁单元那个小伙子好像又送你回家了。你得记住，他跟你不相称，埃季克跟你更相称。”

“为什么呢？”奥莉娅问。“尼科莱很可爱呀，你是知道的嘛，我们在一个班。”那时奥莉娅已经快在外语学院毕业了，“我讨厌埃季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干面包！”

埃季克是奥莉娅的中学同班同学，在上工业大学，人长得奇丑不堪——又高又扁，活像一个剪纸人儿；尤为甚者，这个人枯燥乏味，标准得有如一纸公文，刻板得就像数学教科书中的一条定理。总之，要和两颊红润、体魄强健的篮球队员尼科莱相比，埃季克当然大为逊色，因此，奥莉娅才把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问妈妈：

“为什么呢？”

“他跟你不相称！”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像是在这几个字下面打上了三个斗大的着重点似的。后来，她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奥莉娅还是嫁给了扁平的埃季克，至今过着照我看连一丝幸福的影子也看不见的日子。

不过这是另一件事了，我以后还会提到它。而在那个时候，当妈妈用滞重的、一眨不眨的目光盯着病房的天花板，而我守候在她身边的时候，我还没有全都明白。

是的，并非全都明白，但却全都感觉到了。

要不然，我就不会自行其是，成为三个子女中唯一没有听从母亲意志的人了。

毕业分配前，我们全班同学许下诺言，保证不搞歪门邪道，不和父母串通搞“联合行动”，一句话，不要那些司空见惯的花样，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

当然喽，诺言没有兑现，两个姑娘——罕见的无才女子——脸上挂着忸怩不安的笑容从系主任办公室出来时，怀里揣着去本市中学报到的派遣证，本市也就是我们上大学、同时又是我出生和居住的那个城市。我们没有料到她们捣了鬼，正要奔上前去表示祝贺，但两个姑娘倒是毫不迟延地当即作了坦白，说是昨天——真绝，恰恰在分配前夕！——她们刚刚结婚，嫁给了本地人。另外，还有一个男同学得到了一份指名特调令，叫他到一所偏重英语的专门学校报到，尽管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一辈子学的都是德语。

其余的人全都表现得很诚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对那三个人也没有产生丝毫的愤恨之情，只是有点儿困惑不解：他们干吗要这样呢？

我更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怎样才能把君子协定中出现的三个例外瞒过妈妈、姐姐和哥哥嫂

艘？我瞒过了他们。成功了。只不过没有起一点儿作用。

妈妈一言不发。她总是这样，只要有谁在什么事情上——即便是件芝麻小事！——不承认她的权威，她就沉默不语了。我从外面回来，回的好像不是家，而是走进了一个绝音室（那种训练宇航员用的，是叫这个名字吧）。妈妈跟奥莉娅说话，跟谢廖扎说话，跟塔吉娅娜说话，塔吉娅娜跟奥莉娅说话，奥莉娅跟谢廖扎说话，可就是谁也不跟我说话。

当我试着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她每次都是硬邦邦的一句，

“你要留在本市！”

比如，我一边开电视，一边问，

“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

妈妈还是那句一成不变的话，

“你要留在本市！”

“但我手头有派遣证呀！”

“你要留在本市！”

“这太不光彩啦！我们可是全班有约在先的！再说，那里正等我去报到呢！”

“你要留在本市！”

这还算好的情况。妈妈毕竟开口了。糟糕的是她根本不吭声。沉默使人难受得多。它沉重地

压在心上，压抑着精神，压迫着头部。这不，就压在后脑勺上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倒不如干脆照她的要求办算了，只要没有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就行。

在这以前，我一直就是这么办的。“上商店？”“不准和那个男孩子一起玩？”“好的，亲爱的妈妈，就照你说的办！”“隔壁那些邻居有点厚颜无耻？”“可以不向他们问好！”尽管这些邻居对我个人既没有说什么坏话，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我依然还是照妈妈希望的那样行事，根据她的情绪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我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实际上一直在用妈妈的眼光观察世界，用她的观点评价人，甚至给电视片打分也是按照她的标准——诚然，这标准很高，但毕竟不是我的。

就因为我事事依着她，在大学毕业分配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和妈妈发生过争执，也因此才和奥莉娅、谢尔盖不一样，我是不受惩罚的，而他们却常常受到那压迫后脑勺的沉默的惩治。不过，我的这种轻松日子在遇见基里尔以后也宣告结束了。

我的天哪！奥莉加，谢尔盖，塔吉娅娜，基里尔——这全是些多美的名字啊！

基里尔有一次感叹道：“你是文学教师！”也许

正因为我是文学教师，我才对名字也抱着一种文学的态度吧，一见这些名字，便会立即联想到普希金笔下的奥莉加和塔吉娅娜，费定笔下的基里尔·伊兹维科夫……名字倒一样，然而，咳，我的亲人、熟人和那些文学主人公相去何其远啊！他们彼此如此相像，可同时又毫不相同……

不过，这是我现在发的议论，那个时候我在思量我遇见的人时，总是拿他们来和文学中的人物作比较的，真是个傻女子！后来，在过了一些时日之后，他们既没有变得更坏，也没有变得更好，只不过我不再这样来看他们罢了，可那时……

扯远了，还是来讲基里尔。

他觉得难为情，因为个子矮我半头。他读数理系，一心想献身纯物理科学，完全无意于去中学当教员。他无休无止地反复说，一个有个性的人应当使自己摆脱偏见的束缚，可是说也奇怪，他居然会为自己比姑娘稍稍矮一点就感到害臊，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既在为偏见感到害臊，又让我吃够了苦头。

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大学生晚会上一次也没有请我跳过舞，我毫无办法，被迫只好和姑娘们一起跳。为什么只和姑娘们跳？这出自一种微妙的考虑：我怕万一碰上高个子男舞伴，基里尔心头会产生醋意。总之，我们的罗曼司眼看就要

谈成，但在某一个美妙的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种灾祸性的东西：像同意妈妈的观点一样，我对基里尔的所有看法也是随声附和。既乐意又容易！

有段时间，基里尔爱向我发挥那个早已老掉牙的关于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相冲突的理论，说什么物理学和物理学取得的成就已使文学艺术成为无用之物，云云。听着这些高论，我这个蠢丫头心里虽然明白我的基柳沙在绕圈子，对他的话还是频频点头，唯唯称是。

是的，促使我刹车的大概正是这件事。这个具体的缘由。这场有关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的谈话。这一切太明显了：问题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題，事情明明白白摆着，争论分文不值，全是白费口舌。

我对基里尔点头称是，我们在门旁接了吻，我回到家里，挨着妈妈坐下来看电视，她对正在播的电影谈了个什么看法，我满心乐意地表示同意，可是突然，我像是一头撞到了墙上。

天哪！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不是在变成双重人吗？就像天线没有调好时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重影图象。基柳沙对我说什么，我相信什么。妈妈有什么看法，我也从来不持异议。

我仿佛猝然惊醒。我记得，我甚至用两个手

掌紧紧地按住了太阳穴。多么可怕！一转头，我看见谢廖扎和塔涅奇卡拥抱着坐在一起，奥莉加裹着披巾，妈妈紧锁的双眉连结在一起，犹如在眼睛上方横划出的一条黑线，她那肥胖的身躯穿一件绉过的丝绸夹袍，拥塞在一张柔软的旧安乐椅——她的宝座中。

真见鬼，这简直像一个不真实的、哲学上说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是个干什么的？卒子？别人的声音和别人的看法的回声？妈妈说什么——我同意什么，基柳沙说什么——我同意什么。如果另外还有谁说了什么，那我该相信谁呢？只是为了不伤妈妈的心，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究竟变成了什么呢？阿米巴？尽人皆知，可以把阿米巴切成几段，而每一段仍能单独活下去，可我呢？要是哪个时候突然妈妈的意见和基柳沙的意见不一致呢？那时候，我算什么？我该怎么办？

我好像在把一层什么东西剥去。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我像在把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洗掉。

我的发现是思辨式地发生的，没有引起冲突。谢天谢地，我还没有陷进两种对立的意见中间，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妈妈也没有注意到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我依旧对她唯唯诺诺，但我的同意

现在已经不表示什么意思了。暂时还没有多大意义，但已不表示什么意思了。我只不过像是在说一些不是由我说出的话而已。我对某个观点表示同意，但同时又不知道我究竟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

个人主见在我脑中的产生完全出乎意外，而且正好在毕业分配前夕。一个来自农村的男同学挖苦地说道：当然罗，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当然得回乡下，回区上去罗，城里没有谁等我们，城里的同学一定会拚命抓住柏油路不放。至于姑娘们嘛，没有什么可说的，老办法，跟世界一般古老的办法：不管有无感情，她们会一个个蹦出去嫁给城里人，你们城市里的姑娘自然更是当仁不让罗。无怪乎学非所用的教师在城市里多如牛毛啊。

我像被魔鬼戳了一下：

“那就让我们大家都来起誓！诚实的誓言！像十九世纪那样的誓言！”

教室里像开了锅，一片喧哗，曾经因为什么事来过我们家的班长米罗诺夫凑近我的耳朵嘀咕道：

“娜久哈，你呀，你母亲头一个就不会放你走！”

我吓得全身发冷，大声喊道：

“让她躲到一边去！”

这下可好，整整一个月的沉默，以及偶尔打破这沉默的唯一一句带嘶哑声说出的话：“你要留在本市！”接着是急救车，医生们的忙乱，血管梗塞病患者病房，妈妈那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目光，以及在这里，在这个病房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存在的感觉。虽说我只在要睡一会觉时才离开这里。

再接下去是妈妈的宽恕，说确切点是半宽恕，半同意，半疑问。

一直到了九月中旬，我们才把她接回家。尽管有我在家里陪她，可奥莉娅还是请了假来照顾她。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有一次当房间里只有妈妈和我时，她才开了口，

“还是要走？”

家里的人好久没有和我说话了，所以这句问话一出口，我听起来就像直冲我耳朵开的一炮。我甚至哆嗦了一下。但是，在妈妈住院那个月和血管梗塞发生前那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身上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幸好我还没有变成一个无生命的东西。

如果我是个好女儿，在回答妈妈这个问题时我本该垂下眼睛或看着一旁，但我却集中我的全副力量看了看妈妈，肯定道：

“还是要走……”

她叹了口气。在她的目光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怜惜吧，也许。妈妈威严地伸出一只手，我明白了她这个动作的意思，走上前去，低下头。她在我的头顶上吻了一下——还没有轮到吻脸蛋和嘴唇的份儿，她的宽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于是，我掖好妈妈的被子，出了房间，来到前室，淡淡地描了描眉毛便到邮局去了。我给将去那个地方的市教育局拍了份电报，通知他们我将于最近几天前去报到。

分配我去的地方是北方的一个城市——还是分到了城市，有什么办法，我自问表现诚实，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城不算小，人口有二十多万，而且那里有的是文学教师。因此，当我在九月下旬去那里报到时，我的位置已经交给另外一个人，只剩下了一个寄宿学校保育员的缺额，于是，我听从他们的建议去了那里。

在寄宿学校安排我住的私人住宅里(实际上只是个用印花布帷幔隔开的私人屋角)，我打开皮箱，把镶着妈妈像片的古老别致的相框一摆到桌上就放声大哭起来：寄宿学校保育员——这根本就不是教师，我十五载寒窗可不是为了当什么保育员！

这一来，妈妈反倒对了，我在家里比在这里